

负恩凤煤矿义演记

□王新民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咏煤炭》(明·于谦)

1978年的一天,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著名歌唱家负恩凤、作曲家孙韶夫妇到铜川王石凹煤矿慰问演唱。当时作业技术还不发达,挖煤工人每次下井挖煤,都是用个铁笼子吊下去,然后再吊上来。当时,负恩凤坚决要求去矿井底下为工人唱歌。

他们头戴矿工帽,深入到掌子面上,许多掌子面高不过一米,头顶矿石犬牙交错,人到了这里,不得不跪着或趴着。挖煤工作环境如此艰苦,出乎了人们想象。矿工也是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挖煤,为的是给人们的生活贡献光和热。

矿工帽上的灯是唯一的照明。即使炎炎酷暑,掌子面也是凉森森的。看到这样的状况,负恩凤当时就背过脸哭了。

她就在这种环境下,趴着、跪着过到稍微平坦的地方,为矿工演唱了好几首歌曲。矿工们热烈的掌声,顺着井道传出很远,矿上的干部职工也纷纷赞赏负恩凤的艺德。因为在负恩凤之前,也曾有歌星来煤矿“慰问”,唱了两支歌,家酬4万元。负恩凤唱了七八首歌,却分文未取。人格的反差之大,真乃天壤之别。

几年后,有几位朋友联系负恩凤去蒲白矿务局演出,当听说要给她演出费时,她说:“书画家写字画画要买笔墨纸砚,而我只是张嘴唱歌,国家已经给我发了工资,不能再要报酬了。”她说联系的朋友,无论如何也不能向矿工伸手。

由于她和孙韶常常演唱《白毛女》,有人就和她开玩笑,说她是“杨白劳”,意思是不收报酬、白劳动。有的演员还责难说:“我们的出场费必须足额,少了就不干!负老师出场不讨费用,把市场经济搞乱了!”对此她却不以为然,认真地说:“我们文艺工作者是做教化人的工作,首先自己要讲道德,不能被金钱所累。要知道,金子做的枷锁是最重的呀!”她朴素地认为:人民已经给了我工资,唱歌就是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唱歌,不能讲价钱,更不能不给钱就不登台,登了台就假唱!

1997年5月17日下午5点,负恩凤和孙韶来到蒲白矿务局,她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做演出前的准备。当她晚上7点半准时出现在矿务局俱乐部,与矿区文艺爱好者同台演出时,时年已是57岁的她精神饱满,风采依然。她在向观众问好之后,突然提到了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演出费。她说:“在当今,演员唱一首歌要价好几万,你们一定也想知道,我这次演出要多少钱呢?”

此刻,喧闹的观众席一下子静了下来,整个礼堂静得好像空无一人。负恩凤此时决然而响亮地说:“我一分钱也不要。”突然,雷鸣般的掌声骤然响起。之后,她又动情地说:“我曾经到铜川矿务局下过井,有些巷道是要爬着过的,矿工的工作环境是非常艰苦的,但你们却不为名、不为利地为人民奉献着光和热,我有什么权利要你们的血汗钱,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你们才是最伟大的……”

掌声,长时间的掌声——观众们对这位艺术家的高尚艺德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在电视里、录音机里听到的歌,此时此刻原汁原味地飞进观众的耳朵,特别是孙韶(国家一级作曲家)临时谱定的一



演出结束后,观众在剧场外等候负恩凤。(资料图)



1997年5月中旬,负恩凤和孙韶来到蒲白矿务局,为工人演唱完后,与当年三五九旅的战士握手。(资料图)

首歌《蒲白煤矿全省有名声》,将晚会推向了高潮。矿区工会主席陶炳林被邀请和负恩凤一起演唱,为了表达蒲白矿务局广大职工的敬意,局领导麻挺楠、陶炳林、党兴平、林增柏、梁永信在晚会闭幕时,向负恩凤赠送了一面书有“歌坛常青树、大众金百灵”的锦旗。

5月18日上午9点,负恩凤又准时站在了白水矿的舞台上。报幕员担心负恩凤身体吃不消,就自作主张地说:“昨晚负老师休息得晚,今天她又早早起床练唱,非常辛苦,今天她少唱几首,请大家谅解。”准备上台的负恩凤一听急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我来就是为矿工多演唱的,怕累还来干什么?”她上台后立即表示,要比昨晚唱得多,而且一定唱好。

当演出结束,负恩凤走出俱乐部门口时,观众一个也未走,一下子都涌了过来。一位采煤队的矿工激动地说:“昨晚半夜

班,矿工们说‘我们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位能瞧得起我们矿工的艺术家。’一位工人和妻子抱着自己的孩子硬是挤到负恩凤身边,他说:‘今天孩子的生日,让孩子和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照个相,这是给她最好的生日礼物。’签名、合影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午饭时,刚拿起筷子,炊事班的工作人员说,由于忙,他们没能看节目,知道负恩凤很累,饭后,我们只想亲耳听一首就满足了。负恩凤听后,立即放下手中的筷子说:“现在就唱。”于是,饭厅里又响起了负恩凤的歌,不是一首,而是四首。

下午2点,车又开往马村。当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已

无遮无掩地暴晒在近30摄氏度的气温中时,未等下车,负恩凤和孙韶几乎是同时说:“快,不能让观众再等了!”矿领导让二人休息一下,他们都摇头。负恩凤说卸妆就演出。这时出现了一个插曲:看着太阳下的矿工,孙韶一分钟也不能等了,焦急地在原地转,其实就几分钟,当负恩凤化妆出来后,孙韶冲着她就发了火:“怎么这么慢,还要观众等多长时间?”其实负恩凤有一种皮肤病,她未料到因化妆等候而让矿工以为是在应付。矿领导劝他们在阴凉处演出或打个伞,他俩又几乎同声说:“矿工们都站在太阳地里,我们怎么能怕晒呢?”其实,医生曾告诫她,皮肤严禁在太阳下暴晒,但矿工需要艺术家的真情感动了她。

近一个小时,负恩凤汗流满面地唱着。手风琴此刻也晒得滚烫,紧紧地贴在孙韶的胸前,他的衣服全湿透了,但在观众情绪达到高潮时,孙韶——这位63岁的老艺术家,竟站了起来,边伴奏边和负恩凤一起唱……

休息时,当听到还有很多矿工生活困难时,负恩凤动情地哭了。她说:“矿工的工作,有时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而我们只唱了几首歌。下基层为群众演出是很正常的,并不是我们做得好,而是现在这样做的人太少了……”

当晚7点,南桥矿的俱乐部里又是人山人海。从17日晚到现在,20多个小时,这已是第6次演出,矿区的年轻演员和未上台的工作人员此时都感到极度疲惫,而两位老人怎么样呢?组织者走到了孙韶跟前询问。孙韶二话不说,向别人要了一支烟说:“平时是不抽烟的,现在要提神了。”他猛抽了两口,从包里拿出了一件衣服换上。由于每场演出,他的衣服都会被汗水浸透,替换衣服都随身带着。在他穿上衣服后,组织者惊讶地发现,他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色的确良半截袖——这种过时衣料,在矿区都已见不到了。组织者问:“孙老师怎么还穿这样的衣服?”他笑着说:“这件衣服15元,裤子5元,只要干净、朴素、大方就行。”这时,组织者突然想起了中午和孙韶一起吃饭时,他把掉在桌上的菜一筷子一筷子拣到自己碗里……

南桥矿演出结束后,矿领导为负恩凤戴上了书有“荣誉矿工”的绶带,给孙韶戴上了矿工帽。矿领导为他们准备了晚餐,负恩凤却谢绝说:“我们是利用休息日来的,今晚要赶回去,明天还要按时上班。”

白水煤矿演出后,负恩凤和观看演出的矿工及子女学生们一起合影留念。矿区干部职工望着消失在黑夜里的小车,大家的心情难以平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她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歌声,还有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的风范。



负恩凤在演出中。(资料图)

一对老人的拥军情

□孙聪



负恩凤、孙韶正在演出。(资料图)

我的父母是文艺工作者。我小时候就经常见解放军叔叔、阿姨来家里跟母亲学唱歌,和父亲学作曲、学手风琴。我因此常有旧的军装穿,有军帽戴,有军鞋穿,在同学面前很是威风。童年的伙伴

常常用糖果、小人书、借骑自行车等方式借去穿戴。

20世纪70年代,陕西安康、汉中等地开展三线铁路建设,由铁道兵几个师的解放军官兵和三线学兵们承担建设任

务,省里常组织文艺工作者去陕南慰问演出。父母自然热情高涨,把我们兄妹三人交给外祖母照料便去慰问,一去就是几个月。几年下来,父母不知去了多少次,和那里的解放军官兵非常熟悉,至今,我还和许多铁道兵的叔叔、阿姨保持着联系。

多年来,老两口的足迹遍布省内外,我一同去过的就有空军工程大学、原二炮学院、陕西省军区、西安警备区、卫星测控中心、武警陕西省总队及西安支队、国旗班、“南京路上好八连”、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唐都医院、原451医院、原323医院、47军的一些师团等,每次演出都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平日,只要听说哪里有慰问部队的演出,父亲便背起手风琴,母亲则高歌一曲,唱给最亲、最可爱的人。

有人说,父母不开窍,演出总应该收费。可父母说,给解放军官兵演唱能收费吗?战争年代,他们出生入死,为了今天的好日子献出了生命;和平年代,抗震

救灾、抗洪抢险、抗击疫情,哪里危险哪里就有子弟兵,他们流血流汗甚至献出了生命,为他们演出是一种光荣,是一种荣幸,哪能要钱呢?

记得十几年前,西安开展护城河的清淤工程,父母看到子弟兵冒着酷暑整天在护城河奋战,便四处联系有关部门要求为子弟兵演出。为了不影响到部队施工,父母沿路从建国门开始演唱,一直唱到东门外,中间去了四五处施工点,一口水都没有喝,我一路帮父亲背着手风琴。父亲把部队官兵的先进事迹写成17段歌词,让母亲用老歌的曲调演唱,歌颂他们的事迹。部队的首长和官兵们被两位老人深深地感动了,长时间敬礼表示感谢。数年后,父亲又背着手风琴和母亲一起来到建国门外护城河边。这次是受西安市政府邀请来参观护城河新面貌,为当年参与清淤工程的官兵代表演唱,他们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官兵们为他们热烈鼓掌,大家合影留念,那场景令人难忘。

我的父母就是国家一级作曲家孙韶和全国劳动模范、国家一级演员负恩凤,我为他们的拥军情深深自豪。

如今父亲走了,但母亲说,她要用伴奏带继续为最亲、最可爱的人——解放军演唱。

中国杂技的继承与创新

□师洁婷

随着人民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人民精神需求的提升,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越来越重视。杂技,以其惊险刺激、技巧与力量相结合的特点,成了重点发展的项目。

对于传统杂技来说,包含了软功、车技、口技、顶碗、走钢丝、变戏法等技艺。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表演艺术,观念和技术需要同时创新——摒弃一些老旧的习惯,将科技与传统相结合,在保证演员安全的同时,把惊险刺激的表演带给观众。

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非常大,它引领着创新的核心——艺术来自生活,又服务生活。杂技艺术的创新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作出改变。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审美也在不断改变,所以创新的艺术作品就显得至关重要。为了适应当下社会发展和观众的审美观,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才能达到想要的、与时俱进的效果。

杂技艺术,也是一门综合艺术,其所传达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感,也体现了一种思想。所以杂技艺术的创新,不仅仅包括艺术形式的创新,还有艺术观念和艺术思想的创新。2017年,由陕西演艺集团推出的原创杂技剧《丝路彩虹》,从丝绸之路的起点一路走到罗马,让我国家杂技艺术走向世界,为世界带去了神秘的东方力量。《丝路彩虹》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丝路故事,以杂技为载体,通过“舞动长安”“大漠楼兰”“梦幻敦煌”“魅影波斯”“相约罗马”“丝路彩虹”等六幕场景,以大唐商队从长安到罗马,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为主线,以商队头领御林将军李征和罗马公主爱丽丝的爱情故事为内在发展线索,讲述了一个浪漫传奇的异国爱情故事。这部剧以杂技为主,融入歌剧、舞台剧、音乐剧等不同剧种,通过突破性的创新尝试,为观众演绎丝绸之路之上穿越千年的爱恋。

杂技艺术是一种以技术为核心的综合艺术,其表现形式主要依靠演员的形体。由于新科技的出现,将科技融入表演,从而能够创新出更优秀的动作和肢体语言,也能够融贯古今的表演特点。杂技作为一门古老的表演艺术,来源于人民最原始的创造。其技巧动作始于人类开发体能、掌控工具和驯服动物的过程,将生活中的常见物品融入其中,在历代杂技手中传承再造,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由人体技巧为主的杂技、魔术、马戏、滑稽构成的四大门类庞杂的分支。作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艺术传承以及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的民族底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观众通过互联网获取更多文化知识和表演内容,我国人民的文化和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娱乐方式日益多样,传统的“炫技”式杂技表演已经难以吸引观众,杂技的变革势在必行。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创作出更优秀的艺术作品,也是每一位从业者的责任与使命。

随着时代的走向,不断推陈出新,才是正确的方向。

“肩上芭蕾”是近年来杂技界公认的创新佳作。该节目原名《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由吴正丹和魏葆华表演。节目的基本面貌是尖子演员以足尖立于“底座”的肩上、头顶展示芭蕾动作,虽然技巧和造型是杂技、舞蹈、体育三重跨界融合的成果,但动作形态源于传统技艺,属杂技形体技艺下顶技中对手顶节目的一种。顶技,在汉代就已经比较成熟,对手顶的动作雏形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攀戴”和“舞结”。该节目创造了“双足尖站阿拉贝斯”“单足尖站肩转体180度”“单足尖站头顶阿拉贝斯转体180度”“单足尖站头顶燕燕”等全新高难度、高美感技巧和造型,曾荣获2002年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和2006年俄罗斯乌兰诺娃金质奖章。2020年,以该节目为核心打造的第二部杂技剧《化·蝶》首演,创新演绎了“梁祝化蝶”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去年落幕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中,主演吴正丹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奖“文华表演奖”。

红色题材杂技剧的代表作《战上海》,是上海杂技团2019年创排的。该剧以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战役为历史背景,讲述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人民群众的协助解放上海的英勇事迹。该剧的杂技和剧情深度融合,表演处理巧妙又合理,获评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杂技创新工程等项目,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并参加了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的竞逐。

杂技的创新,体现在这种改革创新是在几千年的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这就要求人们不被思维所局限,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与时代脱节,故步自封,否则必将会被时代的浪潮抛弃。如今,观众对于审美的期待大大提高,所以优秀的作品要伴随着创新,在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步,这是时代的脉络与发展的趋势,也是保持永久活力的秘诀。

在我国不断发展的文化传承中,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诞生。杂技,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式,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且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它力与美的文化内涵注定要被广泛传承,也因此受到国内外众多观众的喜爱。

立足本体、守正创新。新时代杂技艺术的实践,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吸纳外来文化,并使之审美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让我国家杂技焕发了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杂技的现代转型和创新突破。

(作者单位:陕西省杂技艺术团有限公司)



杂技《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资料图)